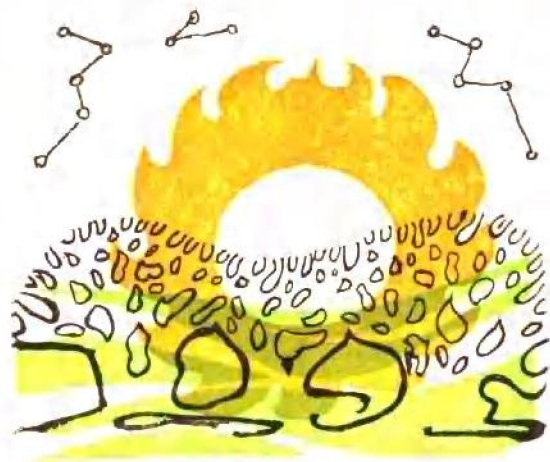


宏森 清才



阳光与蛇



山东文艺出版社

阳光与蛇

宏森 清才

内 容 提 要

多梦的青春期中在现实中徘徊。一群少男少女在大学里度过第三个春秋时，忽然悟出生命的初潮已经降临。作品着重推出了中文系学生颜山水、陆卓亚、笛儿、林子四个各执一端、气质迥异的人物形象。他们因着家庭、社会、自我个体的诸种复杂原因，走上了互不相同的求索与反省之路。陆卓亚在悉心钻研之中，发现了古典文学“美丽的圈套”，结果他无法冲出如此封闭的生存圈；在求证生命与诗歌的道路上，从乡村而来的颜山水忽然放弃了毕业的机会重返故土；无论笛儿还是林子，最终都逃避不了生与死、爱与情的困惑。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群少男少女们的多维的情绪世界。阳光与蛇，作为生命两个极限的象征，使少男少女顿悟出：青春的幻想一旦成为现实，辉煌和苦难一并冉冉升起。

本书是一部富有探索性的作品。它一反过去同类题材过于拘谨、过于规范的情节设计。作者崇尚感觉，又相信哲学的清醒。语言、结构、思维方向都在感性和理性的严酷碰撞中派生而来。

阳 光 与 蛇

宏森 清才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插图 251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80

ISBN 7—5329—0039—8

I·36

统一书号 10331·306 定价 2.35 元

我们是洁白的一代

我们不披被历史的原罪

我们多么渴望

闪射心灵之光

序

遥远地回想——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充满不可思议的自信。任何人都想和生活作全面的永远的对话，然而，他们失望了。当他们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浩荡洪荒时，他们同时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却是一个狭小而封闭的圆。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早晨，有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人真诚地揭示了其中的真谛。相对论的脱颖而出，开始化人类的极限自信为齑粉。它使人们在省悟的同时更加悲哀了。甚至传说一个犹太人流着泪呼喊：爱因斯坦，我要绞死你！

所有的努力终将败北，人类没有能力穷尽宇宙精神。失望过的人们似乎从失望中顿悟了什么，日子便在一天一天的积累中平静下来。后来，连那个诅咒爱因斯坦的犹太人，也没有再去想入非非，而是揩干了眼泪，在自己的家门前开垦了蛮大的生土地，种满了欧洲蕨和葡萄。再往后，回想起来，人们都在调侃自己的过去了。渐渐地，愈益丰衣足食，人们便都用起这新格言来安慰自己：

这里就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是罗陀斯

就在这里跳吧

人类在格言中平衡而乐观。世间所有的真理都用来证明着这种平衡。在和谐中呼吸久了的人们常常于气度上显示出纯洁的偏狭，他们自信这平衡能同化一切并保持永远。

历史就这样延展到今天。

然而，这延展却使得二十世纪末叶一群蓬蓬勃勃的少男少女们每每陷入尴尬和制约。难道是血缘的混乱吗？他们自信是人之骄子，却时时被怀疑为庶出；他们自信是挥斥方遒，却时时被审视为异端。终于，在一个动荡世纪的黄昏，奔波了一天的少年们聚首一起，齐声喊出了一个口号——

理解万岁！

少年们旋即明白了理解都是双向的运动，这难免要碰壁，难免要头破血流的。

于是，忧郁过早地降临了。

序

遥远地回想——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充满不可思议的自信。任何人都想和生活作全面的永远的对话，然而，他们失望了。当他们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浩荡洪荒时，他们同时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却是一个狭小而封闭的圆。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早晨，有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人真诚地揭示了其中的真谛。相对论的脱颖而出，开始化人类的极限自信为齑粉。它使人们在省悟的同时更加悲哀了。甚至传说一个犹太人流着泪呼喊：爱因斯坦，我要绞死你！

所有的努力终将败北，人类没有能力穷尽宇宙精神。失望过的人们似乎从失望中顿悟了什么，日子便在一天一天的积累中平静下来。后来，连那个诅咒爱因斯坦的犹太人，也没有再去想入非非，而是揩干了眼泪，在自己的家门前开垦了蛮大的生土地，种满了欧洲蕨和葡萄。再往后，回想起来，人们都在调侃自己的过去了。渐渐地，愈益丰衣足食，人们便都用起这新格言来安慰自己：

这里就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是罗陀斯

就在这里跳吧

人类在格言中平衡而乐观。世间所有的真理都用来证明着这种平衡。在和谐中呼吸久了的人们常常于气度上显示出纯洁的偏狭，他们自信这平衡能同化一切并保持永远。

历史就这样延展到今天。

然而，这延展却使得二十世纪末叶一群蓬蓬勃勃的少男少女们每每陷入尴尬和制约。难道是血缘的混乱吗？他们自信是人之骄子，却时时被怀疑为庶出；他们自信是挥斥方遒，却时时被审视为异端。终于，在一个动荡世纪的黄昏，奔波了一天的少年们聚首一起，齐声喊出了一个口号——

理解万岁！

少年们旋即明白了理解都是双向的运动，这难免要碰壁，难免要头破血流的。

于是，忧郁过早地降临了。

第一章

一

这个冬天没有雪。

“简直象一棵很潇洒的……菩提树。”林子忧郁地想，“它要枯萎了。它没有了叶绿体。”林子望着蓝蓝的天空，直到望见模糊的铅灰色。然后，她发现自己落下两颗泪。

“你是说冬天？”陆卓亚听完林子含混不清的话，转过身来看她。他左手拿着一摞讲义，右手在黑板上很随便地写一个英语单词：Apollon。英文字母很有风度。

“你看，这个冬天，没有雪。”一阵凉风从窗外吹进来，“一丁点儿也没有。”林子瑟缩地重复着。

陆卓亚把眼睛转向窗外的时候，他看到了夕阳。

这是一次很漂亮的日落。视野很开阔，西山就在开阔的视野的尽头。山上种满了侧柏——很理想的绿色植被。夕阳就燃烧在这黛绿色的胸怀中。陆卓亚从来认为那是一个孤独的胸怀，而现在，夕阳正充满情欲地扑向它。远天没有云，没有雾霭，甚至廓清了纤介尘埃。黛绿中调和了一片猩红，呈现出莫可名状的黄昏色调——很时尚的世界流行色。凭借这瞬间印象，陆卓亚激动了。他知道西山的孤独正融化在一片情欲的热烈中。

“林子，你病了。”他回头看着林子，心还在怦怦跳。

教室里空旷得剩下他们两人。

“昨晚，我没上晚自习，自己躲在宿舍里。我写了诗，我写了一首《寒冷的月亮》。”

林子拿出奶白色的日记本。

“别念，”陆卓亚有点发抖，“林子，你病了。”他望望林子的眼睛，而后摸她的额头。

林子转过身去。

陆卓亚还在留恋那片夕阳的渲染。他忽然感觉到只把夕阳看成一种色调，看成一种通俗的色调，太俗气了！真是瞬间效果。真是诱惑。真是摇曳心旌。真是顿开疑窦。陆卓亚看到西山那一片颜色正呈鳞状次第剥落成万千色斑，各种色斑正暧昧地相互渗透。

有个学生从走廊另一头咚咚地跑过来，路过教室时，发现了林子和陆卓亚。他使劲干咳了几下，然后大声哼起一支熟悉的小调下了楼梯，显得尴尬。

“我回宿舍。”林子终于要走。

“你病了，林子。”走到教室门口时，陆卓亚很耐心地劝她。

她登登登下了楼梯，感到轻松。

陆卓亚追了上来，把一摞讲义交给林子。“系干事发的，《修辞学》的补充材料，明天的汉语课要用。林子，你病了，让医生看看吧。”

“谢谢。”

陆卓亚很无聊地看一棵菩提树在落叶子。他数着落下了三片。

西山的万千色斑在一个瞬间隐遁了。

“卓亚，你过来。”在十几米远的地方，林子忽然停下来。陆卓亚很机灵，从林子的表情中，他读到了温情脉脉。

他有点气喘吁吁。

“你唯一的缺点——不，是缺陷——就是太、罗、嗦。”林子指着他的鼻子，咯咯笑着远去了。

“谢，谢……”望着林子的背影，陆卓亚变得口讷。

整整一个晚自习，陆卓亚全没了情绪。林子的座位空空的，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他的眼睛几乎每间隔十秒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要往林子的空座位上瞥一眼。一往情深。笛儿曾经注意过他调侃过他，那次他和笛儿动了火。现在，笛儿正在他的座位旁，津津有味地读一篇日本小说。他瞥了一眼，看清楚了，题目是《灰色的月亮》。

月亮？

林子一定躲在什么地方看月亮了。一定躲在什么地方神经质地写诗。而教室外面正一阵阵刮起西北风。《寒冷的月亮》！他想起黄昏时林子神秘的表情，想起奶白色的日记本，全身一阵发冷。笛儿的鼻尖上沁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正心无旁骛呢。

为什么人们开始对月亮感兴趣？他想起黄昏时林子在他讲月亮之前，先是神魂颠倒地念叨了冬天和雪。这一定是个魔鬼！他鄙夷地看一眼汗津津的笛儿。灰色的魔鬼！他心里嘀咕。

他打开了一本线装书，小心翼翼地捻开一页。稍有不慎，这纸就会成为粉末了。日光灯投下柔和的光线，照耀着两个仿

佛用活板印刷的字：离骚。这是他考上大学时，他的爷爷——念过私塾的爷爷——颤抖着递给他的。

他已经背诵到《离骚》的第一百三十一句。现在他想继续背下去，便努力集中起精力，闭上了眼睛。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日鯀鯀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以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屈原正在孤独地行吟。他的亲眷正在殷殷劝说。他是个执拗的诗人。他要寻找天堂之门。他要找到先哲尧舜。他会遇到月亮吗？

月亮！卓亚想到了林子。那个可怜的老头从线装书上隐没了。

笛儿的鼻尖上仍沁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闭上眼睛。

蜚蜚薏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屈原没有听从劝谏。他憔悴了。他衣衫褴褛。他要孤独地寻求。他要见尧舜。他要到天堂。他会遇到月亮吗？

月亮！

陆卓亚从线装书上抬起头时，他想发怒了。林子的座位上仍然空荡荡的。他用手托起下巴，想重温那个楚国的老头。然

而头脑中一片苍白。他认定了这苍白就是那魔鬼的月亮照耀的。他捅了一下笛儿，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合上了他《灰色的月亮》。封面却着实刺激了他：一个倾斜的城镇。一个压塌了城镇的扁月亮。五个压扁了月亮的调皮的字。

他赶紧离开座位。

笛儿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妈的，混种！”

其实外面很黑。也确实没有月亮。陆卓亚似乎宽慰了许多。但他很快又紧张了，林子会去干什么呢？他漫无目的地走向学校东边的菩提林。情绪很败坏。

林子椭圆形图书楼的台阶上坐了一个晚上。她没有感到冷，她怀里揣着奶白色日记本。她想离开时，从楼上走下一个人。她认清了，是自己班里的颜山水。

“很冷吗？”他看到她的嘴唇在抖动。

林子没有回答。奶白色的日记本上有她的体温。

他们便一同顺了一条菩提树遮掩的路走去。林子知道颜山水是系里有名的诗人，待人也热情。走了挺长的一段路后，她喃喃地说：“这个冬天，没有雪。”

“其实，在北方，无雪的冬天才像个男子汉。”他们一直往前走，“冬天是男子汉的形象，如果飘洒点雪花，就沾满脂粉气了。”他打了个响指，“你们女孩子，在为无雪的冬天叹息，真是黛玉葬花。”

“对吧？”他随便地问。

林子只是感到心里动了一下。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林子知道，她和陆卓亚在一起时，会屡屡产生类似感觉。有一本书上稀里糊涂地说什么静电感应。

“嗯哪。”她随便地答。

“可我不喜欢这个冬天。”林子考虑了片刻，“它枯燥，”他们默默地走，“它野蛮，”她想到了菩提树和叶绿体，“它很快要死了。”

“当然允许你不喜欢。它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死了也是。”他们都站住了。“对不起，我看了一个晚上海明威的小说，他都在写男人。”颜山水的肩膀耸了耸。林子仔细打量了身旁这个男子汉至多不超过一米六五。

在一个拐弯口，他们分手了。林子这才想起《寒冷的月亮》，感到很遗憾。

陆卓亚终于找到了她。

林子很高兴地把他拉到一盏路灯下，掏出了奶白色日记本。

“你一定要听《寒冷的月亮》。”

陆卓亚没有说话。

林子激动了，她倚到一棵菩提树上。

在一个无雪的冬天
在菩提树生长的夜里
你寒冷的月亮
是我温暖的情人
在你清淡的洁白中
心灵的世纪正驶出小巷
在你沉默的团圆里
思念的冰川正怅然消融
总想寻求孤独的原野

永远地站成相思树
在你明亮的透彻中
轻轻地摇曳我自己

林子很动情地朗诵。陆卓亚木然地站在她的对面。林子娇喘微微中读完时，两双眼睛很深刻地对视在一起了。这时的林子急切想听到一种声音。一种亲切的陆卓亚的声音。一种能使她产生特殊感觉的男人的声音。那是温暖的沟通。那是神秘莫测的静电感应。林子闭上眼，把奶白色的日记本贴上胸口，期待着。

“林子，你病了。肯定。”他说。

林子趴在菩提树上呜呜地哭了。

二

笛儿从教室里出来时，发现天蓝得有些夸张。

太纯净了！笛儿根本不相信宇宙实体中会有如此正派的蔚蓝。他刚刚在教室里扔下一本黑格尔的什么书，这使他始终在想这夸张的蔚蓝是否是一种形而上学。笛儿是喜爱哲学的。虽然他的哲学考分又一次不及格，但他还是充满信心地去读了精装的《小逻辑》。

“黑格尔，”笛儿边走边想，“其实也没意思。”他边走边把一块小石子踢得团团转，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那夸张的颜色。天已近中午，黄黄的太阳象一枚明亮的勋章。这枚明亮的勋章把蓝颜色衬托得俗不可耐。笛儿停下，抬起头，认真盯着太过分的蓝天。这绝对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这绝对是一种精神现

象。绝对是形而上学。这蓝色蓝得扎人眼睛。这蓝色蓝得窒人喘息。这蓝色蓝得误入歧途。在一瞬间，笛儿彻底厌烦了。这夸张的蓝色太虚伪太勉强太故作高深班门弄斧拿文做醋狐假虎威了。笛儿是读过黑格尔的。笛儿最知道这不过是空洞的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存在。想着，笛儿三步并做两步往宿舍走。他要不屑一顾地躲避起这讨厌的蓝。

这蓝使他联想到了那位衣冠楚楚两袖清风的哲学讲师。这位哲学讲师总是用过分夸张的斯文对他说：“羌笛儿同学，我告诉你，这次，你的哲学考分又不及格。我告诉你，哲学，是最严肃的科学，它，来不得半点虚张声势。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哲学考分最终不及格，那么，你将不堪设想。”太有点夸张了。夸张得让人别扭。绝对的蓝！

笛儿回到宿舍时，宿舍空空的。

他背着窗户躺下来。因为没有蓝颜色的刺激，笛儿变得很乐观。从心里说，笛儿对中文系所有的功课都不感兴趣，但笛儿的门门功课都能很轻松地拿至少六十五分。对于从不奢求高分的笛儿来说当然够满足了。笛儿唯独对哲学感兴趣，笛儿自以为钟情了哲学，但班里唯独笛儿的哲学考分又一次不及格。阴差阳错，白猫黑猫一点儿也分不开档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误会。笛儿躺在床上，并没有丝毫伤感。任你天花乱坠，我有一定之规。想起自己把蓝颜色和哲学讲师以夸张为媒介串联起来，笛儿乐得笑起来。他自信自己永远是哲学的主人。哲学考分不及格又能说明什么呢？

笛儿从床上蹦起来，想寻点开心。

墙角上竖着一排啤酒瓶，笛儿曾给它们挨个贴上了编码。这一共是二十四个瓶子，笛儿把它们搬到宿舍中央，按编码顺

序排成单行。一切进行得很严格，笛儿左看看右瞅瞅，朝排列整齐的瓶子队伍瞄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笛儿闭上眼睛，把为首的一个瓶子推倒，在叮叮当当的清脆声中，二十四个瓶子依次倒在地上。仿佛在领略什么，笛儿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最后一声叮当脆响的。然后，他睁开双眼，把两臂抱在胸前，煞有介事地端详这二十四个歪倒的绿色瓶子。笛儿笑了，这是一个最朴素最真实的过程。歪倒的二十四个瓶子使笛儿全然忘却了那片覆盖一切的夸张的蓝颜色。他蹲下去，重新把二十四个瓶子排成一个直行，又笔直地打量了一会。笛儿的确想悟出什么，他走到另一头，又闭上眼睛，把为末的一个瓶子轻轻推倒。

叮叮当当字字分明叮叮当当井井有序叮叮当当始终如一叮叮当当余音绕梁。

笛儿大喘口气，开心地喊：“妈的过瘾！”

颜山水推门进来时，看见宿舍中央横躺着一堆啤酒瓶子，笛儿也象瓶子似的似睡非睡斜躺在床上。

“笛儿，你这个混蛋！你要疯死了！”颜山水一屁股蹲到自己床上，边看那堆瓶子边骂。

笛儿咧嘴笑笑，没吱声。

颜山水也躺下来，眯上眼，“笛儿，求你帮帮忙，别吱声，我在构思几个句子，嗯？”

笛儿仍在咧嘴笑。

好一会儿，笛儿没发出一点儿声音，仿佛连喘息声也静止了。一会儿之后，笛儿又小心翼翼地蹲到地上，重新竖起了二十四个瓶子。

笛儿又把他们依次推倒。